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十一回 雙峰觀義士請道士 鐵甲關鐵牛會神牛

雷小霞把香囊贈送給了楊方，揚方說：「不，公主，我怎麼能收您的香囊呢？您的心意我領了。」楊方這句話剛說完，公主當時騰地一下臉紅了：「這……」

唐鐵牛一看，說：「我看哪，收下吧，我說了算，這事呢我做主了。」唐鐵牛逼著楊方把香囊收下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公主啊，我呀酒足飯飽了，不想在這兒再麻煩您了，我們馬上告辭。」他到外頭把馬韁好了。

「那麼我送你們一程吧。」雷小霞到外邊也上了馬，跟著他們兩個人，送出去有半里多地。

唐鐵牛說：「公主啊，請回吧，送客千里，終有一別呀。」

「但願我們將來還能見面！」

「那當然了，兩山到不了一塊兒，兩人呢，怎麼也能見著面，公主呀，回去吧。」

楊方也說：「公主您請回吧。」

「那好，我回去了。」公主戀戀不捨，一直望著他們走遠才回去。

楊方和唐鐵牛奔著雙峰觀的方向騎馬就走下來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楊方呀，你看公主怎麼樣？」

「算了吧，我說唐鐵牛呀，咱們跟人家一不沾親二不帶故，你到人家又吃又喝的還要人家的香囊，這算怎麼回事。」

「傻小子，你沒看出門道來呀。人家公主看上你了。」

「得了吧，我怎麼能要一個外國的公主呢？」

「唉，那公主長得不錯啊，我告訴你，將來咱們跟交趾國開戰時，說不定這公主咱們用得上呀。」

「唐鐵牛，那你要好不好？」

我……唉，能生窮命別長窮相啊，我長得三塊豆腐高，一摞多粗，還長一臉白圈癩，人家能看上我嗎？我倒想好事，人家不搭理我。」

「算了吧，快點走吧。」

楊方跟他就來到了雙峰觀，在廟門口下了馬，裡面出來一個童子。

唐鐵牛說：「請問，這的老道叫公孫山嗎？」

「噢，不錯，我師父叫公孫山，你們是哪兒來的？」

「我們是從前敵上來的，我姓唐，叫唐鐵牛，我是奉南路招討使阮英的派遣，我還帶著公孫山道長的老朋友楊溪楊玉川的一封信要面見公孫道長。」

「那好，你們跟我來吧。」這個小童領著他們倆就進來了。來到屋裡一看。當中坐著一個老道，這個老道青道帽，青道袍，下面是白襪子雲子鞋，這老道長得面如滿月，慈眉善目，花白鬍鬚，不到六十歲。小童一引見，唐鐵牛和楊方是上前見札。

「給道爺見禮。」

「快請起來，快請起來，坐吧。」

唐鐵牛由身上拿出那封信來，「這是您的老朋友叫我給您捎來的信。」

公孫道長接過這封信一看：「噢，誰叫楊方呀？」

「叔叔，我就是楊方。」

「哦，你就是方兒呀，我跟你爹分手那年，你大概才七八歲吧，一晃成了大小伙子了，這叫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呀，我們能不老嗎？你爹爹還好嗎？」

「我爹很好，他老人家每天堅持練功，身體還不錯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公孫道長，您怎麼收一個外國徒弟呢？」

「唉，別提了，提起這件事，話就長啦。這是頭十幾年的話了，「神力牛」哈雷來到我這兒找我學藝，我是說什麼也不收他，我把他給攆出去了，後來呀，他跪在我的廟門外頭，整整跪了三天哪，把我的心給跪軟了，沒有辦法，我就把他給收下了，這孩子呢挺勤快，也肯吃苦，我教他幾年，功夫挺有長進，那個時候，他還不是什麼太子，最近我聽說交趾國王哈天棟沒有兒子，他是哈天棟遠方的一個姪兒，聽說過繼給國王了，國王封他為皇太子。話說回來了，別說是徒弟，就是兒子，兒大還不由爺呢，土隔三日，刮目相看呀，就是我去見著他，他也未必能聽啊，這件事我考慮考慮吧，明天再說，童兒呀——」

「師父。」

「把上房收拾收拾，你們先住下，到那兒去歇著吧。」

「好，道爺，您也歇著吧。」

唐鐵牛和楊方就來到上房屋，吃完了晚飯，兩個人脫吧脫吧就上床了，躺在床上有會兒工夫了，唐鐵牛把衣服又穿上了。楊方說：「唐鐵牛，你不睡覺，幹什麼去？」

「噢，我呀，我小解小解。」

「你知道茅房在哪兒嗎？」

「茅房不就在牆角那嗎。」

「快點回來呀。」

「唉。」

唐鐵牛鴨蹩鴨蹩出了房門，到了茅房小解之後，他來到了老道住的屋子外頭，到窗戶台附近，把窗戶紙捅了個窟窿眼兒。唐鐵牛往裡一看，公孫山和兩個徒弟正說話呢。

「徒兒呀。」

「師父。」

「你說我明天去不去呢？你說我要去，我們師徒非翻臉不可。再說哈雷他對我也不錯呀，沒有忘了我這個師父，常來看望我，還不斷給我送些禮物來。你說我怎麼能下決心和他翻臉呢？更何況哈雷跟我不單獨是師徒的關係，他現在代表是一個國家，這是兩國之爭，國土之爭，唉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老師，要不然您出去躲兩天得了。」

「唉，這不是小孩子話嗎，你說人家宋朝還派來一個將軍，還有我老朋友的一個兒子，他人要是不來我可以出去躲兩天，人都到廟上來了，我怎麼能再躲呢？你說我要是不去吧，對不住我多年的老朋友楊溪楊玉川哪。還有宋朝的唐三將軍，這件事可是太難了。唉，這麼辦得了，明天那，師父我就裝病吧。我有病去不成，他們兩個人就回去了，事兒一拖長了也就涼了。」

「老師，那您要裝病能象嗎？」

「嘿，師父我有功夫，看不露，你們兩個人給我保密。」

「您放心吧，師父。」

唐鐵牛全聽明白了，這個老道呀，要耍花招呀！唐鐵牛回到屋裡頭來了，躺床上他沒跟楊方說。睡了一覺，天亮了，唐鐵牛起來伸伸胳膊伸伸腿，來到房頭，跟楊方兩個人溜達溜達散散步，正好碰到小童子，童子說：「唉呀，二位，我師父病了。」

唐鐵牛假裝的一拍大腿：「唉喲，道爺病了，病怎麼樣了？」

「唉，挺重。」

「走，咱們快看看去。」

來到屋裡頭一看，老道躺床上了，唐鐵牛說：「道爺，您病得怎麼樣呀？」

楊方說：「叔叔，您這是怎麼了怎麼突然有病了呢？」

「唉，老了，可能是受了點風寒吧。頭髮暈，渾身骨頭疼啊，方兒明，唐將軍你們先回前敵吧，等過兩天我病好了呀，我一定去。」

「道爺。用不用給您請個大夫呀？」

「不用，我自己的病自己會治。」

「唉，道爺我們不能走，我們要走了，回去不受埋怨嗎？要是沒病我們走行，您有病我們也得看您兩天呀。這麼辦吧，我們先住到這兒吧，廟裡有沒有吃的，要沒吃的我們到集上，我帶著銀子呢，咱們買點什麼。」

「哦，哦，廟裡有吃的。」

「有吃的，那就更好了，道爺呀，您好好養病吧，我們呢，到我們屋裡呆著去。」唐鐵牛跟楊方出來了。

「楊方呀，咱倆在這廟裡呆著有什麼意思，到集上咱們溜達溜達去。」

唐鐵牛和楊方沒騎馬，兩個人溜溜達達來到了雙峰寨。這個雙峰寨是個大鎮店，買賣鋪戶挺繁華，挺熱鬧。找了一個酒館兩人就坐下了。

堂倌趕緊過來擦抹桌案：「二位，你們要點什麼？」

「給我們來四個菜，兩壺酒吧。」

酒菜上來，唐鐵牛喝著酒問堂倌：「哦，我說堂倌哪，你知道你們附近有個雙峰觀不知道啊？」

「知道啊。」

「有個公孫山道長嗎？」

「那我們太知道了。道爺會正骨按摩，我們鎮上有人腳脖子崴了，胳膊錯了環兒，擰腰，差氣落了枕，道爺給病人一擺弄，手到病除，那老道才好哪。」

「好是好，完了！我們剛打廟上來，那老道呀，死了。」

「啊！道爺死了？」

「可不是怎麼的。」

「唉呀，頭二年我爹腳脖子崴了，腫那麼粗，誰也治不了，就道爺給治好的，這我得給我爹送個信到廟上吊弔孝去呀。」

唐鐵牛不言語了，在那兒還喝著酒，堂倌呢，趕緊叫別人來照顧他們倆，回家給他爹送信去了。唐鐵牛跟楊方吃完飯喝完酒，給了酒飯錢，二人在集上溜達了半天。唐鐵牛說：「行了，咱們該回去了。」

楊方說：「唐鐵牛呀，你真損那，那老道好好的，你怎麼說老道死了呢？」

「唉，你別管了，以後你就明白了。」

楊方象悶在葫蘆裡一樣，不知唐鐵牛賣的什麼藥。兩個人回到雙峰觀，老遠就看到好幾幫，有的提著燒紙、有的挑著祭禮。唐鐵牛這個樂呀，薦不幾兒地進了廟，就到上房屋去了。這時候小童子正好出來，來到廟門這兒一看，遠處來了好幾幫人，問道：

「幹什麼的？」

「給道爺弔孝來了。」

「我們道爺好好的，你們怎麼弔孝呢？」

「有一個挺租挺矮的說，跟道爺認識，是他說的。」

大伙兒跟著童子進來，見了公孫山老道。老道一聽就知道是唐鐵牛，「他怎麼咒罵我，說我死了呢？我是有病了，一半天是死不了的，唉，我謝謝大家了，我人緣還不錯呀。」

小童於把大伙都送走了，公孫老道說：「他們倆回來沒回來呀？把他倆給我請到這屋來。」

童子到上房一看哪，他們兩個人正坐著呢，把他倆就請來了。公孫山說：

「唐鐵牛呀，你怎麼說我死了呢？」

「唉，我什麼時候說你死了，我到酒館去喝酒，你不信你去問問楊方，我說道爺有病了，他們都知道你不錯，我說老道有病病得挺厲害，歲數大了，說不定這場病要病長嘍，還許死了呢。我這句話說得也不對。好，我這麼一說，也許他們聽錯了，就跑這弔孝來了，這是哪的事呢。」

老道一聽：「算了吧。」唐鐵牛和楊方又回去了。第二天他們兩個人又出了廟，唐鐵牛說：「走，楊方呀，還和我上那集上溜達去。」

楊方說：「你還造謠去呀？」

「唉，楊方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這老道一點病也沒有，他裝病呀，咱們呢，就折騰他。」

「哼，你怎麼知道裝病？」

「我聽窗根聽見的。」

楊方跟唐鐵牛又到鎮上，又來到那個酒館叫四個菜兩壺酒。堂倌說：「你怎麼說老道死了呢，我們去弔孝，老道沒死。」

「唉，我說你這個人，我沒那麼說，你準是聽差了，我說老道病很重，說不定得死了。」

「我聽錯了？」

「這玩藝也沒准，也許我喝點酒我說錯了。我跟這老道是朋友，他有病他自己會治，這老道呀可了不得，有半仙之體呀，他不但會正骨按摩呀，他什麼病都會治，什麼疑難的病症呀，治不了的絕症呀，他全會治，他會配藥。」

「那倒沒聽說過，真的碼？」

「我還能撒謊嗎，我跟老道是朋友。」

「那你還別說，我們老掌櫃的他老伴癱了二年了，半身不遂，那藥也吃老了，怎麼治也沒治好，到廟上找道爺看看怎麼樣？」

「我琢磨呀，他準能治得了，我告訴你啊，這個老道有個怪脾氣，一般的他可不給治，一個是他用氣功，一個是他配藥挺費勁，他給你治完了病哪，他也內傷啊，也很累呀，你們要去找他呀，他越說不會治，你們就越不信，你們呢，就給他跪著不起來。他保證能給你們治好。」

唐鐵牛繼續在這兒喝酒吃菜，堂倌呢趕忙跑到後屋就跟掌櫃的說了，掌櫃的還是個性急的人，一聽到這兒，馬上套大車拉著老伴就奔廟上去了，這個老掌櫃的把廟門叫開，小童子來到外面一看，怎麼著，找老道治病的。童子就把這老掌櫃的讓到裡頭，老掌櫃的一見公孫山，「撲通」就跪下了，公孫山說：「你跪下幹什麼？給誰治病呢？」

「我老伴有病了。」

公孫山說：「你聽誰說的到我這來治病？」

「您朋友說的，就挺粗挺犖的那個人說的，您什麼病都能治，您要給治我就起來，您要不給治我就不起來了。」

這工夫外頭又來了一幫，這話呀，一傳可就傳多了，這個小伙子進來也給公孫道長跪下了：「我爹呀，突然得了中風不語了，不會說話，剛才套車也把我爹拉來了，您給我爹也看一看吧！」

公孫山一聽，行了，唐鐵牛呀，你缺德吧！你純粹是折騰我呀！老道一看說什麼他倆也不起來，這怎麼辦呢？老道由床頭拿過一個小藥葫蘆來，裡頭哇倒出幾個紅藥丸來，包了兩包，這藥哇都是舒筋活血的，老道一想反正是治不好也治不壞呀。我怎麼能治癱瘓呢，我要不給點藥，他們也不走哇。老道說：「這藥哇給你們倆拿回去吧，吃吃看，好了呢再來拿，不好再想辦法，來拿藥的時候就你們自己來吧，可別把人再拉來。」

「好，謝謝道爺，謝謝道爺。」

把人打發走了。公孫山趕忙就坐起來了。

「童子呀，他們兩個人回來沒回來呢？」

「可能沒回來呢。」

「在廟門那等著他們，回來了就把他們叫我這屋來。」

小童子來到廟門這兒等著，一會兒看唐鐵牛跟楊方兩個人回來了。童子說：「二位呀，快請到鶴軒吧。」他們兩個來到屋裡一看，老道坐著呢。

「道爺呀，病怎麼樣了？」

老道說呀：「我好了。唐鐵牛呀，你純屬是折騰我呀。」

「嘿嘿，道爺，我嘴角還留德了呢，我要說你能治流產哪，你這廟呀，就變產房了。」

老道說：「唐鐵牛呀，你真行啊，來收拾收拾咱們走吧。」

老道公孫山帶著一對雙鳳鑿金鏡，叫童兒在後院把馬給韉上。唐鐵牛、楊方和老道公孫山離開了雙峰觀就來到了鐵甲關。到了宋營東門外頭叫兵丁稟報，阮英等眾將出來就把公孫山給接進來了，來到了中營，楊溪楊玉川一見公孫山說：「老東西，你怎麼才來呀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道爺病了。」

公孫山說：「行了，別提我有病那段子事了。」

阮英趕忙給老道讓了坐，楊玉川還繼續說：「老東西，你怎麼還教一個外國徒弟呀？」

「算了，事已如此，提他也沒用了，哈雷呀，那個時候他還小呀，現在他是哈天棟駕前的殿下皇太子了，就是我來了，聽不聽也在兩可之間哪，我呀，最好不在鐵佛寺去見他，找一個沒人的地方，我去見這個冤家，咱們到營外頭看一看地勢。」

阮英說：「老人家，我們大伙一起陪您去吧。」楊溪楊玉川，阮英眾將陪著老道出了大營，走出去有二里多地，前面有個石橋，石橋旁邊有一片樹林子，老道這兒站著看了看說：

「行了，就在這兒吧，我埋伏在這裡，你們派個人把哈雷叫到這個樹林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，老人家先請回大營吧。」

把老道公孫山請回大營，擺上丁酒宴，老道說：「我這些年總是吃素齋呀。」

楊溪說：「你呀，就開開齋吧，咱哥倆呀暢飲幾杯。」

在這兒吃完了酒飯，老道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阮英派唐鐵牛：「你去把哈雷罵出來，去樹林裡頭去見道爺公孫山。」

「好，末將聽令。我說老道呀，你可千萬在那兒多注點意，別往遠處去呀，我可打不過哈雷呀，我把他叫到那兒，你要是不在，那我可就玩完了。」

老道說：「你就放心吧。」

唐鐵牛領著令箭，離開了大營，來到了鐵佛寺。到鐵佛寺廟門外，「喂，『神力牛』你出來，我今天哪要下你湯鍋，吃你的牛肉。」唐鐵牛這麼一吵吵哇，裡邊「神力牛」就出來了，說：「唐犖子，你膽子不小呀，你敢一個人來找我？」

「那當然了，沒兩下子敢找你嗎？過來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「神力牛」拿著牛頭鏡來到唐鐵牛面前，「嗚」，牛頭鏡奔他就砸下去了，唐鐵牛往旁邊一閃，鏡就打空了。唐鐵牛拿鐵棒槌連竄帶蹦打了一陣子，行了，不可久戰！唐鐵牛一轉身就跑下去了。「神力牛」說：「唐犖子，你往哪裡跑？」「神力牛」追出一段路去，又站住了。說：「犖子，敗將之軍饒你去吧！」

「嘿，小子，你怕我了，你狗熊了，你屎泥了，你草雞了，你來呀！」